

20-18 附第6辑目录

平南文史资料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平南县委员会编印

平南文史资料

第七辑

(内部发行)

政协平南县委员会

1989年12月

本期责任编辑：

卓一丹

谢 彬

梁子桢

胡剑豪

潘 平

广西平南县印刷厂承印

目 录

从马练农军到二万五千里长征

——李发南回忆战斗历程

-平南县委党史办据录音整理 (1)
- 余济卿小传.....莫鸿瑞 (5)
- 黄凤鸣.....徐运权整理 (10)
- 平南妇女运动的先锋 ——赖志贞·甘金良 雪地 (14)
- 平南解放初期剿匪斗争记略.....郑玉坤 (16)
- 丹竹解放初期收缴伪警武器记.....李懋亮 (25)
- 卢运松事略.....李懋亮 梁子桢 (28)
- 访辛亥革命老人何秀琳.....
- ...桂平县政协委员王湛恩 徐积慎 李延和 徐世柱 (29)
- 何奕.....彭玉玲 收集、苏子明整理 (37)
- 民国贪赃县长曾纪辉成了阶下囚.....莫炳 (38)
- 东平乡人民奋勇抗日杀敌 (续).....韦统寅 (40)
- 甘羲事略.....刘学文 (42)
- 太平天国奋王罗大纲在平南活动情况考.....黄素坤 (46)
- 胡文良二三事.....莫炳 (44)
- 张 琯《平南谣》及其他.....平泉 (48)
- 平南科举.....梁子桢 (50)
- 平南铜鼓.....黄素坤 (61)
- 平南《燕湖公园》命名简介.....胡剑豪 (66)

从马练农军到二万五千里长征

——李发南回忆战斗历程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我不认识龙铁筠。当年鵬化山区农民运动起来时，我也赶热闹参加了农会，并且参加了打土豪劣绅的农军。我参加了打同生村姓蓝的土豪家，打了很久，打进去了，农军把他捉到马练杀了。那时国民党有一连兵，百多条枪，从利俩进来，要打我们，反被我们包围了，缴了他们的枪。后来我们在水晏好象开会，又是煮饭杀猪，好多人。我在山上放哨，看到民团来了，我跑回去报告，大家饭也没吃上，街上就打开了。我们退到石刻，龙铁筠在区农会，他就带我们过河。龙铁筠当时说，非打打他们不可。民团烧了龙铁筠的家，我们从对河放枪。后来有老百姓跑来告诉我们说，民团从下面过河包围你们了，龙铁筠就带我们撤退。他对人们说：“我要上山劫富济贫，愿跟我去便去，不去便回家。”我便回了家。当时龙铁筠刚上中学，是十八九岁的学生哥。

我回家后东逃西躲的，民团杀了我们不少人，心中很是便恨，又很不服气。当时地主豪绅欺人太甚，我们农军不少人总想找机会再干。那时我的生活也无着落。我给同生放过一年牛，又打过一年工，我会编织竹笠，又会织箩筐，还干过造纸。我在罗香新村帮人造过纸。有一次从纸厂去马练买米，回来遇到土匪，被捉住了，他们要了我的米才放我。家里是很难生活下去的，国民党又清乡。我们几个人便商量出

去找枪回来再干。我家里人是不准出去的，我便偷偷跑出去，那时我虚岁十九（我是1908年生），即1928年。同时去的有马练衙两个姓卢的，一个姓张的是我家对面村的，我们家还有安凤的哥哥，还有一个李佳南，再有马练的李三，我们叫他三利，前几年才死。现在可能还在的一个，是罗香进去的，住在路边，我去过他家，叫李十二的，好多人同时去。

我们向江西走，想救李宗仁的广西军。后来大家分别入了军队，李佳南跟连长当勤务兵，连长向李宗仁部队交了兵便回来，他也跟连长回来，后来他当土匪，解放时被杀了。李三，就是三利，到湖南就开了小差回来。安凤的哥哥——李安朝在湖北和我分开，以后不见了。解放时他在国民党军中回来，后来参加土匪被打死了。多少年啊，好多事记不得了。

我们本来是想出去搞枪，特别是搞手枪回来再干。但后来的事情都是很难意料到的。1930年，我到湖南长沙，后来又到湖北沙市，在李宗仁的第七军，被张发奎缴了枪，把我们拉来拉去，又从宜昌跟到湖南，何健叫我们当兵，当官的他不要。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只好暂时栖身。到长沙，我们又开了小差，要回广西，又没有钱，从长沙坐船到衡阳便被当兵的卡住，扣下了。我们那时三个人，一个广东的，还有一个广西的。我们商量怎么办，这时是晚上十二点，又没有地方住。当官的讲，当兵的话明天给你发十元银。我们就决定当兵，搞两个钱再跑。但得了钱却跑不出去了。部队开差到湖南澄县，要跟贺龙的红军打仗。但他不打我们，我们也不打他。我想，可能是我们的团长跟贺龙有关系，因

为他抓到贺龙十多个人又放了，住了一年双方没有打过。后来我们团长调走了，又来了一个旅（三个团）来换我们团的防地。我们走没几天，还未到新防地，贺龙就打进去了。彭德怀的红军当时又攻打长沙。后来调我们去打长沙，追红军。只发三日饷，一个钱不发，我们又跑回来了。

1930年，我们打浏阳县文家市，给红军打败了，当时是在湖南何键部队，我和很多人都作了俘虏。碰到两个讲广东话的人，问我回不回家，回去发三块光洋路费。我说回去干啥，我找都找不到自己的队伍呢。于是参加了红军，在红军三支团机枪连当兵。不久，就叫我当班长。那时用汉阳造的水机关，我黑夜都可以拆装。我们部队曾执行“立三路线”攻打长沙，没有打进，因为毛泽东同志不同意打，即退回江西。后来参加四次反“围剿”。我当排长不久，国民党二十六军在江西暴动，加入红军，新兵很多，便调我去当指导员。现在的民政部长程子华，他当时是师政委，我是连队指导员。在江西同一排的有一个叫张云利，现在是商业部副部长。在江西我还认得了邓小平，但他不认得我。在江西打仗多，有时一天打两三仗。反四次“围剿”时我当连长，这个战役打胜了，但没有打好。我在广东南雄县水口镇战斗中受了伤，子弹从右眉头进，从眼角出，眼睛也坏了很久，以后就转到后勤工作。我是在彭老总的三军团长征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头到尾我都参加了。

八年抗战时我在刘邓大军中，转战在太行山。我还是搞后勤，当后勤处长，后又当后勤部长。解放战争时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我在鄂豫军区当后勤部长，直到解放了武汉，我们才从大别山出来。到解放了广西，上级说，你是广

西人，还是回广西工作吧。这样，我就到桂林，先当物资接管部部长，将国民党的物资、财政、银行和税收等都接收过来。成立广西省政府后我当财政厅副厅长。以后又到区党委组织部。几十年了，有些事记不起来。个人历史没有什么好讲的，弄得不好，就成了吹嘘个人。

解放时我回过家乡搞土地改革。回到家我就问龙铁筠呢？乡亲们说给捉起来了。我急忙到解放军中叫人找他来问：“你是龙铁筠吗？”（到这时我也不认识他）他说：

“是呀！”我问：“你回来干过什么？”因为我听说他在农军失败后跑出去也参加了红四军，后来打断了腿，回家途中被国民党部队扣住，留下他在连队当文书。不久他又跑，到梧州又给抓起来，找人保释后才得回家。龙铁筠当即说：

“我没有干过什么坏事。”我又问为什么抓你。他就说有人讲他有枪，从前是有，现在没有了。我叫解放军放了他。我说还可以利用他，他会讲普通话，会写字，跑了我负责。后来他写信给我要求工作，没有结果。听说村中人排斥他家，讲龙铁筠当年杀人多，他家又是地主什么的。当年他是革命的嘛，他是搞农会的嘛。我那次到龙满乡，是五一年，有个人交给我一个保存了几十年的印，是龙满乡农民协会的大印，四方的。他的房子都给国民党烧了。他说：“我看还是有希望的。”所以他一直保存这个大印，他一直保存着对革命的希望。

中共平南县委党史办

注：李发南同志是平南县马练瑶族乡人，曾任广西区政协副主席，现已离休。本文是根据他于1981年10月在南宁的谈话录音整理的。

余 济 卿 小 传

莫鸿瑞

余济卿是中共广西特委第一届常务委员，平南县原鹏化区(今大鹏乡)思乐乡(今思乐村)槐发村人，1879年4月7日生于贫苦的山村农家。他族名士温，在家居长，有七个弟弟，一个妹妹。家中既无田地，也无山林，长年靠租种二亩多庙产田过活。人口多，生活艰难，家人间或入瑶山挑山货，赚些脚力钱。余父子纯作乡村医生，稍能帮补家用，并让余济卿读了两年村中旧学，使他粗通文墨，无形中为他将来的道路搭了一座桥。

余子纯为人正直，不喝酒，不赌钱，不贪便宜，对子女家教极严。他的医术好，却不轻易在病人家吃饭，有时连药费也慷慨相助。这些良好的品德为余济卿继承着，并加以发扬。他后来把父亲体恤劳苦大众之心，变成自己为人民谋解放和幸福的革命行动。

余济卿不跟父亲学医，十七八岁时去邻村学了二期武术。他又爱舞狮子，逢场必到。他也颇能诗联帖式，村中有红白事情，都请他去书写。年长一些，他又喜欢替人排解纠纷。渐渐地，他便成了邻近群众的好朋友。

余济卿20岁结婚，妻张三姐。他们患难与共，经受了贫穷和后来意料不到的风霜雨雪。1923年，他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兄弟分家。余家除了几间泥墙平房，没有一寸土地可分。余济卿同母亲一起过生活，这时他大女已出嫁，还有三子，六把口要吃饭，担子很重。为了家计，他曾作过

屠工。还在家对面的水均村边合伙开过杂货铺，前后三四年，改了两次铺名。由于济卿忠厚待人，伙计生活待遇好，村人戏语：“今年开茂隆，明年开裕丰，养得伙计肥依依。”此话流传至今。

1926年，大革命的工农运动波及平南。在广州神道学校学习的思洪青年余乃三和黄埔军校的陈悦民，于8月到鹏化宣传农民运动。年已47岁的余济卿成了运动骨干。第二年“四·一二”之后，该区农运仍是方兴未艾。4月中旬成立区农会。这时，中共广东区委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命令全省暴动，派苏其礼到广西，发动武装斗争。他看中了农民运动正在兴起的武平桂山区，便先到平南鹏化落脚。苏其礼年轻，会武功，余济卿很快和他交上朋友，共同的志趣和一致的革命目标，将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苏其礼的活动是半隐蔽半公开的，他交了一支手枪给余济卿。起初他住罗掩村，后来他看中了余济卿靠山、隐蔽、人缘好的单独居舍，就常到余家居住。余家后来一度成为党的临时机关。余济卿放下家务，一心跟苏其礼闹革命。这年夏天，由苏其礼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从此，余济卿成了职业革命者，同时他又是苏其礼的向导、卫士、助手，一次次陪伴苏其礼奔走于桂平、武宣、金秀瑶区、平南北部、贵县等地党的机关和革命乡村，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

四五月间，余济卿协助苏其礼等人在鹏化罗掩村组织了武平桂三县七区农会联合办事处，以替代解体中的苍梧道农民运动办事处的部分职权。办事处领导三个县的七个区农会，筹集武器，训练队伍，准备暴动。

五月，紫荆暴动条件成熟，七区办事处加紧集中武装。

余济卿和苏其礼奔忙于紫荆和鹏化山区。余济卿协助苏其礼在鹏化、大同两区组织起300多武装，开赴桂平紫荆。他们在暴动指挥部和三县农军领导人成立了广西武平桂三县农民协会军事委员会，指挥3000多农军大战土豪劣绅，虽未获大捷，却也影响巨大，把三县农民运动推向了武装斗争的高峰。

继紫荆暴动之后，三县军委会又在平南大同组织暴动。余济卿又协助苏其礼组织队伍，成立指挥部。因为在家乡附近，他的工作更扎实而富有成效。鹏化农军和农民群众参战的不计其数。这次以大同、鹏化二区农会武装为主力的武装斗争，不仅狠狠地打击了土豪劣绅，而且在水晏等地与国民党军队血战数次，农军先胜后败，但影响也很大。为建立一支革命武装，继续斗争，余、苏二人和刚回到桂平的黄启滔决定向俞作柏借一批枪。余济卿和苏其礼先集中平南北部三区农会领导人到惠政区横木村吴屋开会，鼓舞士气，布置运枪事项，然后，他们回到鹏化区组织起40余人去贵县接枪。余济卿还跟黄启滔到北流俞家，将借得的枪支弹药运到贵县。7月22日，运枪队伍到柳江碧滩附近出事，人枪皆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只逃出二名哨兵。余济卿等人奔到桂平，营救无门，人枪皆失。鹏化、大同两区在这几场斗争中牺牲惨重，几乎村村有哭声。国民党当局一而再通缉革命者，派大军清剿农民运动乡村，烧屋500多间。在这些斗争和白色恐怖中，余济卿得到锻炼，经受了考验。在革命低潮中，凭着他对党和革命的忠诚，凭着他对同志的义胆忠肝，他将苏其礼带回家中保护起来。他对家人说：“收这个人在这里，他有天日，就有我们的天日，将来分田分地，搞

共产。”他对苏其礼说：“失败了，你不要怕，我与你同生共死，有我一日有你一日。”余济卿交待家人对外要守口如瓶。为了苏其礼的安全，清乡紧张时余济卿在房中加了张床，妻儿睡一床，他和苏其礼同睡一床。这样，在秋冬的几个月里，没有走漏什么风声。1928年正月16日，余济卿大儿子结婚，他事前将苏其礼转移到水均村余士浩家，另一次又转到旺四村黄家。

余家人知到苏其礼是广东人，恐怕难以习惯鹏化山区木薯加稀粥的艰苦生活，余济卿的妻子就另用小瓦煲座大米饭给苏其礼吃。苏过意不去，余济卿每每就摊半碗饭，陪他吃。

余济卿在危险和艰苦中坚持下来了。深有社会阅历的他，在苏其礼的感染、教育、带动下，经历了几个大斗争，政治上逐渐成熟了，为人民而勇于赴汤蹈火的共产党员伟大气概在革命中锻炼形成了。中共鹏化区委成立时，余济卿成为领导人之一。1927年10月，中共广西地委重建，余济卿、苏其礼担任了地委委员职务。这期间，地委机关迁往平桂农村。有一段时间，不少机关人员到余家来，刻印资料，成立“广西通讯社”。余济卿教育全家，做好接待和保密工作，从未出差错。

1928年1月，中共广西地委改为广而特委，余济卿和苏其礼同为常务委员。特委这时期的工作重心是整顿各级组织，训练干部及党员，发展组织，收集武装。特委常委的工作是十分繁重的。余济卿总是与苏其礼为伴，到各地巡视和指导工作。

1928年春的一天晚饭时，余济卿告诉家人，明天要

和苏其礼外出。家中人都不放心，余妻说：“恩旺、江口到处在捉生面人，现在不要去，这些日子再去。”她哪里明白，他们是去执行任务的。余济卿安慰家人道：“不要紧的，十日八日又回来了。”次日天未亮，全家送他们到门口，余济卿对妻子和母亲说：“我亦知家中无米，到了外边寄点钱回来渡饥荒。”谁知这句话竟是诀别之言。

余济卿二人持雨伞挎包袱，在春寒料峭中上路，他们从陂化山区一直巡视到贵县。他们对贵县排厚村的工作关注较多。这里是该县县委工作重心之一，也是县委机关所在地。这里的支部工作，赤卫队的组织训练，党训班工作等都很有起色。他们在这里深入调查研究，指导各方面工作。由于这里革命发展迅速，引起反动派的仇视。3月19夜，200余警兵包围了村子，次日晨发现时已来不及转移了。当时余济卿等人都宿在黄九连家。苏其礼英勇与敌搏斗，壮烈牺牲。余济卿等人仅来得及销毁文件，寡不敌众，七八个人被捕送县城。

为保守党的机密，余济卿被捕后化名余(崇)从良。据国民党资料记载，他和其他同志在敌人的刑庭上均无所畏惧，大义凛然，公开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忠于共产主义事业，要组织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国民党没有得到一点便宜，3月26日便下毒手。当日是贵县城集日，众济卿等五位共产党员昂首阔步走向北门。他们面不改色，沿途高唱革命歌，向群众控诉反动派的罪恶。临到生命最后一息，他们奋力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余济卿当时49岁。

在狱中时，余济卿曾以士温名写一家信，由江口族人转

辗转十多天才到家。家人筹得旅费准备去探监时又闻噩耗。为避祸患，他的家属先迁同区的景华村，后来，他的两个儿子又迁入金秀六巷乡王钳村。只有半瞎的小儿子形单只影留在原籍。可怜烈士忠骨竟未能收殓，至今未知埋在何处陪芳草。迟至前数年全面调查党史，人们才从特委文献中知到余济卿的政治面目，1985年为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已60多岁鳏居的小儿子得到了政府的定期抚恤。他们兄弟已到金秀瑶乡团聚，享受天伦之乐。余济卿烈士九泉有知，也能安息了。

1989年6月9日

黄凤鸣

大革命时期大同农军总指挥黄凤鸣，原名黄国璠，瑶族，平南县大同里长胜乡长段村人（今马练瑶族乡石垌村公所长段自然村），生于公元1889年。父亲黄藺轩，是晚清秀才。他自小跟藺轩读私塾，很快学懂古代诗文。1923年到桂林师范读书，在课余假日，他常常对同学讲梁山英雄和洪秀全的故事。毕业后回到离他家乡不远的藤县平寿村教书，不久又回长胜乡教私塾，教馆设在黄氏祠堂，附近许多有志的青年都到此就读，有的后来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如石克村龙铁筠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黄凤鸣还到桂平木乐高级小学任教，当地有天主教会，朋友介绍他入教，他对教会原无兴趣，但他认为入了教可借教士之名，广泛接触、增广见闻，结交有志之士，所以他入了天主教。

1926年间，平南县的农民运动兴起，劳五、下建、

惠政、鵬化等里的穷苦农民，似洪水奔流地涌向农民协会。大同中里、上里，罗香的罗燕等村庄，有一批知识青年，闻风而起向农民宣传革命的道理。很快成立了十多个乡农民协会；一九二七年春夏间，又得到广东省委派来指导农民武装斗争的苏其礼具体领导，选派黄凤鸣等带领大同农军支援桂平大宣区的农军惩办土豪刘瑾堂，凯旋归来，壮大了农民斗争的声势，为成立大同区的农民协会创造了条件。当年四月十八日，十六个乡农会率领数千瑶汉壮族农民，云集马练圩边大沙洲，红旗招展，锣鼓宣天，热烈庆祝大同里（称区）农民协会成立，莫伟林为区农会委员长，龙铁筠、黄凤鸣等为委员，黄凤鸣为农军总指挥。

事有凑巧，正当成立大同区农会的当天下午，有一连国民党军从蒙山开到距离马练圩约八华里的平迎山冲，黄凤鸣等认为不明他们的动向，须防不测，要争取主动，即派农军把这连官兵包围起来，然后派代表谈判，进而做兵运的工作，结果将他们缴械后遣散回去，人们称为“平迎冲事件”。从这事件的处理中，充分表现出黄凤鸣的机警和果断。

区农会设在马练圩晒布坪，借用郭广红染房的屋子办公，因距离大同上里团局很近，受到阴险的团总暗中破坏和威胁，黄凤鸣等决定把区农会办事机构迁到石克村。正当迁移的那天，团总蓝文英指使其弟蓝文基带团丁跟踪到渔汕坪，并抢劫区农会的耕牛，黄凤鸣火速带领农军赶到方田坪夺路截击，将团丁击退，并在石克农会捉拿到三个团局派来的便衣暴徒，黄凤鸣等将他们拘拿给县知事黄尚忠，谁知黄尚忠不加审讯，即将暴徒释放。黄凤鸣看到官府与团局是同

一个鼻孔出气，为了有效地对付他们，便在长胜乡黄氏祠堂召开各乡农会领导人和骨干会议，古潭乡长黄信章（乡农会设有乡长）带一批人员赴会，路经副团总冯佐卿家住的长段村边时，遵冯指令团丁开枪射击，当场打死黄信章。死讯传开，激怒了与会的每一个农会骨干，一致决议要向冯佐卿问罪，于是各乡农军纷纷包围冯的住宅，责令他出来认罪并抚恤死者家属，詎料他蛮不讲理，又开枪打死驢化区农军队长潘有珍，农军迫于无奈，全面还击。冯自恃楼高墙厚，农军数攻不下，黄凤鸣即挑选二十四个农军战士，组成敢死队，挖地道攻近冯的门楼，再次责令他一人出来投诚议和，免致伤损无辜，冯仍不理睬，最后将其庄楼攻破，把他葬在浓烟烈火中。团总蓝文英闻讯曾派团丁来支援冯佐卿。

当惩办了冯佐卿之后，各乡农军一致要向蓝文英是问，而蓝文英一样蛮横，农军向他提出和解的条件，总不见诚意和合理的答复，并且首先向农军开枪射击，农军忍无可忍，经过七天七夜的合围战，最后将其庄园攻下，俘虏了蓝文英的胞弟（团丁指挥人）蓝文基，拘押蓝草臣、蓝述斋归区农会讯办。并在马练沙洲召开农军胜利班师大会，黄凤鸣最后登上司令台，高声宣布各区乡农会的决定，处决作恶多端的蓝文基。

大同区农民斗争的连续告捷，声威大振，各地的土豪劣绅如丧考妣，而潜逃出去的蓝文英，恰似惊弓之鸟，跑到平南县署报丧求救。一向仇视农民运动的县知事黄尚忠和国民党驻军营长黄桂丹，即派一连官兵进犯大同里水晏圩，妄图一举消灭农军。黄凤鸣等即带领各路农军一千多人，开赴水晏，登山设伏，于六月十日把一连官军重重包围起来，并击

毙其连长高瑾岳。正当要将他们歼灭时，适遇天下大雨，水晏河水暴涨，农军调度受阻，官军即冒雨溜到大旺圩，等候救援。黄桂丹亲率两个连，配合大批团练，从水陆两路夹击农军。黄凤鸣身先士卒，指挥农军重创官军，坚持到六月十九日，终因力量悬殊，弹尽粮缺，迫于退出水晏，转战到石克，再退到长胜。官军团练蜂涌而致，节节追击，到处搜捕纵火烧村，凡有农会组织的村庄见屋就烧，见人就捕杀，见牲畜就拉走。黄凤鸣带领数十生死与共的同伴，退入雾云笼罩、古树荫森的东皇山沙坪顶去坚持打游击。在那极其艰难严峻的日子里，他仍坚信有胜利的明天，他改动太平天国的一副对联念给同伴们听：“暂借东山栖彩凤，聊将涧水活蛟龙。”（注1）念罢仰天哈哈大笑。

东皇山是平南县最高的山峰，崖陡谷深，形势十分险要，官军和团练不敢深入搜捕，为黄凤鸣提供了潜藏活动的条件。但到1923年四月二十三夜，团局的练丁从卡路中俘虏了从山中出来运粮的龙先斋，官军和团局从龙先斋的供词中，了解到一些关于黄凤鸣等的活动实况，于是便集中力量，四面“围剿”东皇山沙坪顶，在完全断绝了接济的情况下，黄凤鸣对同伴们说：“事急了，各自分散躲藏，后会有期。”吩咐定当，他也昼伏夜行，潜到惠政里花凤村外弟范有贞处避难。那时风声很急，自省县到团局，层层悬赏，共标三千元洋银，以重赏捉拿黄凤鸣。他的外弟感觉花凤村不宜于躲藏，便黑夜绕道护送他转移到田贵营坳（今属国安乡地）陈宝衡家，此家是黄凤鸣胞弟黄蔚祈的外父家。谁知仅仅躲了十多天，陈宝衡之子陈二十五，见钱忘义，勾结村里坏人陈老鲁五，用酒灌醉黄凤鸣后，二人把他绑到杓槎潭边